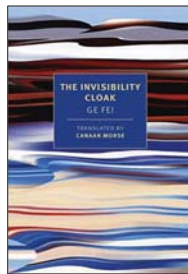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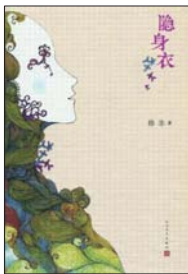


【读书会】



今年10月,格非的《隐身衣》英文版在美国问世。10月10日至15日,格非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中心等参加文学研讨会和沙龙对谈。经出版方授权,本版特将部分对谈内容整理刊出,以飨读者。

格非:道德体系要靠普通人建立

刘禾(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你一直在不停地摸索各种各样写作的可能性,一直在思考你的写作如何跟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发生关系,就《隐身衣》这本书来说,你是怎么想到从这个角度去切入你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理解?

格非:我特别羡慕美国作家海明威,从《在密执安北部》《印第安人营地》一直到《老人与海》,永远都是同一个主题。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不断思考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视距、调整写作的姿态。

上世纪80年代,我正在上海读大学,那是精神生活有点过剩的时代,大家不太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层面,对有钱人采取的是一种鄙视的态度,谁要是跟有钱人交往,这个人在学校里是没有办法呆的。每到周末,我们都会去上海音乐厅听贝多芬、莫扎特、海顿。

仅仅过了20年,到2000年前后,这个世界突然发生了变化,你会发现周围交往的人里面没有精神生活,大家讨论的都是物质方面的。这20年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音乐的问题就成为了一个象征,所以我在写《隐身衣》的时候也把古典音乐跟精神生活的关系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事物来加以把握和考虑,这是中国的变化带给我的一个不得不写的很强烈的刺激。当时我一直

在考虑,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都奔着功利、利益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惴惴不安的时候,有没有人往相反的方向走?喜欢古典音乐的一些人,我称之为音乐发烧友,他们是反着方向走的。他们固执地按照他们的节律生活,有自己的价值体系,生活爱好和不可让步的生活节奏,这样的人一直让我很感动,我希望写一部作品把这个想法包容进去,跟关于时代变迁的感受结合在一起,这是写《隐身衣》的一个前提。

读者:您对于知识分子说废话这一点怎么看?另外,您本人也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您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有多大程度是在与知识分子划清界线?有多大程度是您的一种自我批判?

格非:我到上海以后,主要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回到乡村,我父母跟我说,这个国家全交给你们这些读书人了。我父母觉得读书人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要承担责任来引导社会,读书人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群体。我也抱着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包括我个人以这样的身份生活了三十多年,可是我慢慢发现这里面的问题越来越多,我对他们的厌恶不光是夸夸其谈,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对

知识分子寄予非常大的希望,我个人也以知识分子自居,以精英知识分子自居,觉得这个社会是靠我们这批人的,可是到了90年代后期,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普通人的品格更值得我去赞美和钦佩,而且我觉得中国的社会道德体系其实是靠普通人建立起来的,是靠他们支撑的,这些人有着朴素的感情,尽管我们有时候容易误解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文化。

我现在有两个朋友圈,一个朋友圈是知识界的,一个朋友圈是非知识界的。我跟非知识界的这些人来往非常频繁,关系也非常好,我跟各种人打交道,有一些人在在我看来没什么文化,也不怎么关心世界大事,在过去我对这些人很不满意,可是跟他们交往之后,我发现发现了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品质。

我在小说里写到的崔师傅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这个人曾经当过裁缝,在鞋店里卖过鞋子,可是他每次跟我讨论的问题都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他的观点和知识分子的观点完全相反,只要有教授在场,他一定会跟教授发生冲突,一定会把教授骂得体无完肤,教授最后求饶说你别再说了。崔师傅没上过中学,可是他有他的思想观念、有他的政治观念、有他的审美情趣。

过去我看你有博士学位就对你比较尊重,如果你中学

没毕业那就算了。现在我彻底改变了,我会比较多地关注中国的普通人。

读者:您为什么给您的书起名叫《隐身衣》?它象征的含义是什么?

格非:原来小说的名字是一个比较悲凉的名字,叫“浮生余情”,就是匆匆忙忙的一生当中剩下来的感情。我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种不祥的感觉,好像我一辈子要过去了,有一点剩下来的东西交待一下马上就要完结了,所以要把这个题目改一改。然后想到关于恐怖小说的设想,“隐身衣”这个题目跟这个有点关系。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丁采臣,这个人物死掉了,可是你关门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他衣服的一角在门缝出现,你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脸在镜子里出现,他是隐身的,你看不到他。

另外,有一部分人在顽固地建立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活都非常虚假,但像崔师傅这样的人,他永远不穿短袖衬衫,再热的天他也穿长袖,他不吃肉只吃鱼,而且他从来不在十点钟之前起床,晚上不睡觉,他一定要把他自己认为合理的生活习惯保留下来,他想尽一切办法保留他的生活节奏。这样的人我认为是值得尊敬的。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没,只跟特定的一些人交往,就是音乐发烧友,所以这些人是隐身的,书名也有这层含义。

刀光剑影,这是一部名门望族间的世纪恩怨记;弱肉强食,这是一部古老乡村中的百年争雄史。方远说,他要用大善与大爱的基调去讲述一个家族的悲剧故事,尽一切可能去寻找刀光剑影背后的那份难得的人间温情,发现弱肉强食过程中的那份罕见的“兔死狐悲”。放弃仇恨,以德报怨,宽恕别人也是在拯救自己,这是他对家族恩怨的最终定位。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张炜评价道:“这是一部书写名门望族的小说佳构,视角独特的历史传奇。全书笔势开阔,别有洞悉。杀戮与拯救,复仇与宽恕,死亡与重生,兴盛与衰落,读来令人动容,难以释怀。”

最为关键的是,方远跳出了家族史的束缚,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之中,询问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在城市化的历史变革中,一座座古老的乡村将要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因此,他以土地改革为分界线,前面写的是两个名门望族的灰飞烟灭,后面写的则是两个村庄的黯然消失,由此演绎出中国乡村近年来的发展史。

【编辑推荐】

《禅宗十五讲》
孙昌武 著
中华书局

本书按历史顺序叙述禅宗的发展过程,着重揭示禅宗作为中国古代一次宗教革新运动的“革命”性质及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成就、贡献与影响,并通过历史叙述,启发读者对禅宗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思考。

《活着本来单纯》
丰子恺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一本书阅尽丰子恺散文精华。漫画原版复制,典雅可爱,色彩雅致,触感温润,可堪赏玩,是有趣、有心、有情的人生哲学。心情低谷时翻看,给人以温暖与悲悯;顺境时闲读,又像一阵凉夜清风,不至昏头脑。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卜正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明中晚期的中国,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人们追逐着时尚,享受物质的愉悦。汉学家卜正民把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匠、商人、纺织工人、妓女等各种人物及其故事串联成一幅生动的社会世相,同时保有学术写作的严谨与深刻。

《疯子的自由:菲利普·皮内尔医生在1789-1795》
[法]弗朗索瓦·勒洛尔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是一部生动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疯人院真实状况的小说。那些被送进疯人院的真正的疯子,因为一位医生的到来,逐渐终结了贱民、畜牲与恶魔的境地,重获尊严与自由。

《人·岁月·生活》
爱伦堡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部时代史。作者伊里亚·爱伦堡,在过去的苏联,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由于文中涉及众多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史料,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些问题至今仍激发我们新的思考。

《何为正义》
陈宜中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本书论述的议题从义战论说到广岛核爆与利比亚战争,从社会正义与市场正义到色情权利。这些文章的问题意识相互关联,共同探讨了当代社会中的公共正义问题。

《读在大好时光》
魏小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是继《独立日:用一间书房抵抗全世界》之后的又一本关于青年阅读之书,魏小河仍然用老朋友聊天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在清晨、午后、深夜、旅途都读些什么样的书,青春有书相伴,不负大好时光。

《微习惯》
[美]斯蒂芬·盖斯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斯蒂芬·盖斯每天至少做1个俯卧撑,成了他培养的第一个微习惯。微习惯策略比他用过的一切习惯策略都有效,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讲述中国乡村百年变迁



《大河入海流》
方远 著
作家出版社

我省作家方远近日推出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全书七十多万字。小说全景式描写了胶东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与地域文化,以强烈的社会现实感与民生意识,重返历史,回眸并思考了中国乡村一百年来风云激荡的传奇故事。

方远生于济南,却成长于故乡莱州一个叫过西的村庄,儿时的美好记忆让他始终觉得自己的灵魂一直在故乡。在莱州以及他的并不庞大的方氏家族里,曾经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出现过诸多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些故事与人物充斥着祖辈与父辈们的记忆,并一代一代地口口相传,最终奇迹般地流传下来。方远在此书的创作谈里说,或许正是借助这种无处查证的口传方式,讲述者们无拘无束,充分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自然而然地为自己先人们的传奇经历涂脂抹粉,使故事更加曲折,让人物更加高大,以至于后辈们听得瞠目结舌,拍案称奇,然后难免心生疑问:这是真的吗?这一切会发生吗?

2010年,方远独自一人回到了故乡,迎着寒气逼人的西

北风,沿着村北的王河一直走到了入海口。大河入海流,他苦苦寻找着方氏家族历史的源头,最终将其笔触定格在1911年那个多事的秋天,并一直延续到2011年,时间跨度为一百年。

方远说,当他坐在电脑前,开始为《大河入海流》列提纲的时候,他已经将方氏家族的历史与许许多多中国家族的历史混淆了,在某种程度上,虚构大于真实,他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迷失了,提纲中的故事与情节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虚构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认为:“这是一部浩荡汗漫的小说,于百年跨度中展开河海交界处的人间悲欢,于咸淡激荡间写出民族的一段秘史。”

一条即将入海的大河隔开了同宗同族的两个村庄——方家村与房家庄,在入海口的虎头崖上,逃荒落难至此的灾民也先后扎下根来,取村名为虎头村。自上世纪初,三个村庄呈三足鼎立之势,时友时敌,五代人跨越百年历程,上演着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